

大河报·豫视频记者 刘永恒

在湖南湘阴县一所声名在外的矫正学校待足了6个月，刚被接回家，21岁的王虎就跑去学了散打。

体魄上的强健，也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。独自出门时，他会随身带着武器，有时是一只指虎，有时则是一把小刀。

这个习惯持续了6年。

直到现在，27岁的王虎，也没彻底驱散被矫正学校突然带走的恐惧。

像王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。从事自杀干预和心理疏导的志愿者晓樊告诉大河报·豫视频《看见》记者，在他接触的案例中，相当一部分存在心理问题的人，都有过矫正学校的经历，有成年人，也有未成年人。

“珍贵”的零食和“形式化”的教育

零食在学校里是种难得的“奢侈品”，获取渠道被牢牢地把持在教官和老师的手中，身无分文且被限制自由的学生能否吃到零食，只能靠家长的不定期“投喂”。

即便如此，家长们寄来零食，往往也会被层层克扣，到学生手里已所剩无几了。

扣下零食的多半是心理辅导老师，作为疏导学生心理健康、沟通安抚家长情绪的中转者，他们有着职位上的先天优势，更容易获取家长的信任，成为包裹的接收者。那接下来的事情，就顺理成章了。包裹里有多少东西，甚至有没有这个包裹，都不是被收走通讯设备的学生可以找家长确认的。

“心理辅导老师昧下大部分后，会强迫学生把剩下零食，再‘分享’一部分出来给自己。”曾在矫正学校实习过一段时间的安然，几乎每天都在目睹这一情境重复发生，“他们从来不缺零食吃”。

老师扣下学生零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，学校食堂的饭菜太差。

“冬瓜、南瓜、海带煮一煮，拌一拌。饭经常没有煮熟，里面还有沙子。”王虎评价这些饭菜为“猪食”，“非常难吃，难以下咽”。安然对此也深有感触，尽管与王虎的在校期间隔超5年，但她知道学校一直以来就没有厨师，饭菜都是学生做的，口味可想而知。

对于老师们来讲，主食差，扣下零食作为主食，似乎合乎逻辑。但对于孩子们来讲，在长达半年或一年的培训期内，他们被封锁在一个与繁华隔绝的学校里，零食是他们最容易触及到的美好事物。这种渴望，被教官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加以利用。

他们在矫正学校里，赋予了零食一种特殊的意义：把它当成管理手段的一部分，奖励给最卑微的讨好者、最积极的举报者，以及最听话的执行者。

“有时候会给一瓶可乐，或者一点瓜子。”曾在矫正学校当过任课老师的陈凯向大河报·豫视频《看见》记者介绍这种管理手段，“教官会默许助教和学生会，去欺负其他学生”，这样就可以树立助教和学生会的威慑力，以便于帮助教官更轻松的管理学生，只需发号施令，就有人乐意执行。

相比未成年人，很少有成年人经不起零食的“诱惑”，也鲜有教官以此拉拢成人学生。“他们都知道，很难从成人身上再榨出利润，只要他们老实待到培训期满，不反抗就够了”。陈凯很清楚这所学校赚钱的套路，通过孩子，让家长心甘情愿地花钱。

在学校里，一些未报文化课的孩子会受到教官的特殊“照顾”。

“一些孩子为了逃脱这种受折磨的状态，会跟家长说，‘我很想读书了’。”陈凯很了解内里的门道，“凭良心说，被送进去的孩子，或多或少都有问题，在外面也不怎么爱读书”，当家长听到孩子的愿望后，只会认为学校把孩子改造得非常好，“无论拿出多少钱上文化课”。

然后，等待家长的，就是高昂的费用。

在陈凯看来，即便是家长出了这笔费用，也不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改变。

从任课老师的学历上就可见一斑。“这里的老师，大部分都没有教师资格证”，陈凯历数了当时的四个同事，又拿他自己举例，“我还算是这里面学历最高的”。事实上，陈凯只是本科学历，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一本院校。

在教学上，任课老师们更是没有丝毫的压力。“在那里当老师很轻松，也不用备课，你要是讲错了，无所谓。就算不讲课，也是无所谓。哪怕不去，也无所谓”，陈凯坦言，“只有少数老师真心实意想让学生学点东西，想把课上好，但是没用”。

“经受这么长时间折磨的学生，只会把课堂当成避难所，躲避体罚，很少会有人沉下心来学习。”

不过也有例外。

陈凯教过一名叫作李图的学生，因抑郁症被送进来，“他没什么不良嗜好，人也挺善良，成绩也非常好”，如果能出去读初三，能够考一个不错的高中，没准能考个好大学。

当时，李图的心理辅导老师在离职后，打电话给李图妈妈劝她接孩子出去读书。在这位妈妈要接走孩子时，学校里的招生老师极力游说，试图让那名母亲相信，李图一旦离开这里就会出现心理问题，一定要在这里读职校。

“他们根本不在乎孩子的前途，只在乎能不能挣到钱。”陈凯说，学生每年的学费是5万多块，招生老师每招一个，就可以按10%的比例提成。

任教期间，还有一件事，让陈凯至今不能释怀。在一次训练中，学校的一个教官向学生提问，如何管理好这个班级。一名7岁孩子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回答，我们之间要相互举报。听到回答后，教官鼓励他说，回答得很对。陈凯看不下去，私下里去质问那个教官，这样不会教坏孩子吗？教官回答他，我不管这些，我只是来挣钱的。

后来，那个7岁的孩子出去没多久，陈凯在学校里再次看到了他：这所打着矫正问题孩子旗号的学校，似乎从来就没有矫正过什么。